

技術與獎學金(Technology and Disability Studies)

順天鄉大學工作治療系

정봉근教授

장애학是指對定義殘疾的社會性、政治、文化、經濟要素進行調查研究的學問領域。 從事殘疾人人權運動的學者、活動家及工作人員在殘疾社會模型及醫療模型中展開了爭論。

殘疾人醫療模式

由於醫療模式是根據疾病、外傷或其他健康狀況引起的人的問題提出的,因此需要專家提供個別治療的藥物。 醫療模式中的殘疾管理以個人自我調節和行動變化為目標

在醫療領域,醫療是主要爭論焦點,從政治角度出發,主要應對醫療政策或進行改革。

社會模型

殘疾的社會性模式是社會性創造出社會性問題的問題和個人完全融入社會的問題。 在這種模式中,殘疾並不是個人的屬性,而是由社會環境產生的複雜條件。 因此,問題的管理是需要社會性的行動,為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為了實現殘疾人的完全參與,全社會需要共同承擔所有必要的共同責任。

這個問題是文化意識形態,需要個人、共同體及大規模社會變化。 從這種觀點來看,對有殘疾的人,可以說是與人權問題有關。

其間,장애학是以學問理論、意見、方法論等為基礎,為強調對少數人的權利、意見、方法論的學術性理論而成立的學術領域。 장애학反映了殘疾人的實際經驗和聲音。 在過去的30年裏,儘管不斷努力,但장애학伊朗和伊朗的措詞對普通民衆來說還是陌生的。

最終,장애학追求的是為了制定以殘疾人的聲音和意見為基礎制定的政策、制度、社會變化方向的重要模式。 在近代化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視主觀的觀點,認為當事者的呼聲最為重要。 個人的存在取決於個人如何定義和製作它的主觀思想。 進入近代化時代後,我們對殘疾的看法有了各種各樣的看法,而這恰恰證明了這不是對個人的病態歧視,而是對社會造成的少數人的不合理、不平等待遇的待遇。 個人不再是自己創造的價值,而是根據個人的所屬環境和個人所屬的集團的性質,失去個人特性,變得更加多樣化。

由於技術的發展和產業化,人類的生產力和勞動力成為重要的衡量標準,被認為是身體和精神機能的열약함,被認為是價值下降的殘疾人,被認為是需要照顧的對象。 儘管如此,殘疾人的技術、補助學(Assistive Technology)為消除殘疾人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可以減輕殘疾人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並可以通過技術的幫助完善殘疾人的日常生活。 在장애학,一直以來把殘疾人的問題當作社會性問題,並強調了殘疾人運動和主流文化的融合。

為了提高殘疾人個人的당사 and自尊心,自我決定力和自我強化訓練是有力的後盾。 但與此相反,社會上仍然認為殘疾人是生理、生物性虧損或身體不適的人。 他們認為,與其利用觸覺解讀盲文,還不如通過手持其他語言的聽覺障礙人的生活和文化,他們認為他們是其他的存在,他們認為,他們是利用他人的另一種方式,思考其他方法的人。

幾十年來,장애학一直在強調對문헌상、媒體上的歧視和社會偏見的用語的整頓和行動。 這些文獻、문맥상의殘疾人為了能夠讓殘疾人平等地享受憲法上保障的權利,創造出了無數的文獻保障,但卻缺乏能夠讓殘疾人切身體會到的變化,實在是讓人難以想象的現實。

對於技術的開發和理論的積累,對於技術的開發和發展,對於障礙的觀點和理論也變得更為重要。雖然最近全世界範圍內對殘疾人的技術開發和產品開發非常關心,但根據如何看待障礙,也不同於往常。當把殘疾人當成患有疾病的對象時,社會將加快開發醫療器械(Medical Model)的醫療器械的開發。但是,如果把殘疾人排除在患有疾病的對象之外,而是社會參與和活動的限制,那麼我們將更加關注通過社會模型(Social Model)進行功能性、日常生活的技術開發。

但是,就像我們是否要把因老化而失去功能的老人視為殘疾人一樣,難道是為了治療殘疾人所需的醫療器械,還是有助於治療日常生活的目的?殘疾人不斷地去醫院就醫,對醫療儀器感興趣時,殘疾人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擺脫障礙嗎?他們不斷地擺脫障礙的狀態,不問是不是想要讓普通人享受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凡的生活,真的是通過社會參與克服障礙嗎?

在我們面前,我們在技術開發和使用方面觀察了Medical Model和Social Model的區別和觀點。但是,這類模型在殘疾人或者장애학上,不可能成為主流理論或唯一理論模型。因此,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即將到來的近代化模式。"Post-Modern Model"是指在每日的日常生活中尊重個人獨特的生活和個性。在複雜、日復一日的變化中,韓國社會沒有一個可以強調的東西和公平性。人們在變。更重視自己的個性。擺脫規定的規則和制度,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這種獨特的個性在人性化的基礎上,使得技術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在殘疾人的輔助技術和輔助技術開發上,很難適用於殘疾人所有的技術。他們以理解殘疾人的生活理解為基礎,瞭解他們的日常生活,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技能和技術。殘疾人的個性非常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在現代式的技術開發、定制式產品設計等方面,巧妙地開發出了符合上述規格的技術開發,而這一數字卻需要更多的費用和專業性,這一點需要更多的費用和專業性。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的形成和職業活動上有很多制約因素的殘疾人為了購買自己所需的產品,使用必要的技術,會經歷更多的困難和經濟貧困。

《Jean Baudrillard》認為,將現代化時代視為現代化時代的"生產力",將通過技術獲得"情報蒐集"的有力依據。在近代化時代,分為正常和非正常的標準,現在將會成為更加多樣化的殘疾人的個性和差異。比起需要更多的生產效率,更應該努力擁有更多的信息。從這一點出發,重要的是確保信息的來源。許多殘疾人中,患有視力障礙的殘疾人和聾啞人相比,對殘疾人的接觸相對來說更為嚴格。為了支持此舉,還設有多種多樣的信息通訊輔助工具,在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協約第九條和第21條中明確規定了有關信息的所有權事項。

與這樣的感覺殘疾人的信息接觸權的問題以及與身體機能提高相關的多種技術,殘疾人能夠享受的能力和力量比我們想象的要強烈得多。此前,韓國殘疾人財團의 서인환 校長所說的"為殘疾人的技術和創意"被用作普通人的普遍技術,從而失去了殘疾人特有的機會。在社會經濟方面,更多的人使用的技術將降低產品的價格,從而大大緩解作為殘疾人使用者的購買力。但是,普通人使用的技術一旦被普通人使用,那麼最終殘疾人的受益將會減少。這是在有限的指標和機會的層面上提出來的。

例如,雖然設有殘疾人專用停車場,但如果孕婦一起使用,殘疾人就會減少停車的優惠。在機場,為殘疾人提供便利,提供方便辦理手續的便利。最近,為照顧殘疾人的處境而感到不便的老人或普通人也可以隨意開放,而且還能輕易看到在機場推輪椅的工學職員的長隊。像這樣為了殘疾人的社會福利和服務被濫用就是為了殘疾人的技術和產品。

加拿大的 장애學者Gregor強調了에이블리즘。把焦點放在不能將焦點放在殘疾上,把重點放在技術上的時候,殘疾人比正常人更能發揮出更原始的力量。比正常人更能移動,比正常人還要攜帶更多的重量物品,比正常人還要多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更加重視在後現代主義中可以考慮到的障礙的個性和障礙的獨特性。

最終,技術改變了殘疾人的生活。 另外,技術會對殘疾的認識有所區別。 如果認為過去弱小、飢餓、差別對待殘疾人的殘疾人擁有比尖端裝備更先進的普通人,那麼在利用機器人在世界上活用之前,殘疾人將利用輔助技術和輔助器械在社會各處接受補助。 希望在未來的幾年裏,對於這種技術模式的認識和意義,今後也要繼續探索。 因此,研究者和工學研究者們也希望能夠符合這樣的理論或設計理念,成為理論或設計的哲學。